世相百态

又闻青草味

■李国富 文

早起,在路边散步,一阵突突的声音在耳边响起,一缕清香随着晨风飘来,沁人心脾。只见一位工人在绿化带的草坪上背着割草机割草,另一位则把割下的草屑扫到路边,归拢起来装进大大的黑色环保袋。我问绿化工人怎么处理这些草屑,他们回答是倒垃圾房,我想若在当年农村,这些青草屑该是多好的绿肥啊!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回到故乡插队。那个年代种庄稼普遍缺肥,有机肥除人畜粪肥外,就是靠罱河泥沤肥,靠种苜蓿草、豌豆、蚕豆等作绿肥……要说化肥,那绝对是紧俏农资,配给极少,得之不易。

俗话说: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。”水稻秧苗返青时需要绿肥,那时节生产队就会动员男女老少广积绿肥。每家每户到处割草,小河边割,水渠边割,荒坡边铲,田埂边铲,凡有青草的地方都割都铲。除此之外,还会到处捋树叶来充当绿肥。采集来的青草绿叶,被均匀地撒在一行行秧田里,再用双脚用力踩进泥土里,逐渐腐烂,作为养料被水稻吸收,促使秧苗返青。那时节,手掌常常染上淡淡的绿色,鼻腔里常常充盈着清香的味道。

扯远了,思绪收回,割草机还在劳作,飘散在空气中的青草味越发浓郁越发好闻了。那是熟悉而又陌生的青草味,穿越时空从故乡土地上飘来。

时令小语

静听秋虫鸣

■郁建民 文

凉渐深,露渐浓。白露,秋分,寒露,霜降……常浸沉在这样的节气里,不能自拔。四时之景,清秋为最。秋声最是长久,书斋里、灯影下,听秋雨打在雨篷上,“嗒啦嗒啦”,一阵密,一阵疏,留些许空白,予人回味。

立秋一过,夜里便多了虫子的鸣叫声,“吱吱……唧唧……啾啾”,密织成网,空灵轻柔汇集在一起,便是一支温柔的小夜曲,给秋夜带来无限生机。

吃过晚饭在河边走走,城市现代化的气息总让我觉得有点压抑。那些此起彼伏的蟋蟀的叫声、金铃子的叫声,蝈蝈的叫声才是亲切的。

“便恐岁华催去,听秋虫相泣。”古人说秋虫的叫声短而急,是在催秋,便生出年华流逝的感慨或几多相思的情怀。

我不是昆虫学家,不知道秋虫何以独爱在秋夜那么热烈鸣唱?清代诗人曹一熊的《秋声》云:“西风飒飒日相催,桐叶飘摇绿满苔。最爱秋霜添逸韵,树中传出一声来。”秋夜月明,秋蝉一声长啸,令百草振动,万虫悚然。这秋蝉虽从寒露中感受到生命降止的信息,但它仍要引吭高歌,这样的人间绝响令人动容。

“秋风起兮秋虫鸣”,那些虫儿清清嗓子,振起双翅,应声跟上,或高亢、或清越、或婉转、或低回,有优雅的、有急促的、有伴唱的、有忽高的、有忽低的,像是有谁在指挥一样。不论独奏还是合唱,都抑扬顿挫有板儿,轻重缓急有眼儿。

秋虫的弹唱是有色彩的,单个秋虫之声有赤橙黄绿之分,合唱的秋虫之声就是夜晚明澈的星光。我静静地听着、听着。

“寒花开已尽,菊蕊独盈枝。” ■陈若明

意犹未尽

阿娘的名字

■任炽越 文

我的阿娘(宁波人对祖母的称呼)叫什么名字,至今或已无法知道了。

她的墓碑上写着:任叶氏。即叶家的闺女嫁到任家门来后的名字。那她出嫁前的名字呢?我突然特别想知道。

那天,给小外孙看家庭影集,他指着阿娘问,这是谁?是太太外婆。又问叫什么名字?我不愿把这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告诉他,就把话题岔开了。

父母大人远在天堂,已无法联系上。我打电话给二姐,她曾睡在阿娘的二层阁多年,或许在闲聊中,阿娘会把做姑娘时的闺名告诉她,但二姐说阿娘从没跟她讲过。

又与大姐通话,大姐说也未曾听阿娘说起过。不过阿娘对自己任叶氏的名字已然很习惯了,当时人民代表选举时,户籍警来发选民证,在楼下烟纸店一个个念名字,念到任叶氏时,她在二层阁上响亮应答。

上世纪初,一穷二白的阿娘和阿爷,怀揣着对生活的希望,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。夫妻俩起先在十六铺码头摆水果出摊,后阿爷病逝,阿娘就带着几个儿子,继续在水果行业闯荡。从流动摊贩到固定摊位,经多年艰辛打拼,终于有了自己的水果店,并在十六铺人民路定了一栋三层楼房,将一大家子安顿下来。这时,儿子已经成人,阿娘就闲居家中,生意交由几个儿子去经营了。

我记事时,阿娘就一直居住在二层阁里,与我家生活在一起。阿娘有4个儿子,除大伯父与家人单独居住在马路对面的梧桐路外,居住在这栋楼里的还有二伯母与三伯父二家。阿娘任叶氏的名字,只在选举人民代表时,在选民证上写一下,平时就一直躺在抽屉里的户口薄上,弄堂里老老小小都称其为阿娘。

印象中,阿娘宽脸大眼,似乎一直坐在阁楼的床沿上。白天阁楼不开灯,昏暗中,她眺望楼前人民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;眼光收回时,就看前来烟纸店买东西的顾客,碰上熟悉的年龄相仿的邻居,还会上下隔空聊一会家常。

楼里在人民路一小读书的学生有好几个,老师来家访时,就不一家一家走了。站在烟纸店的柜台旁,与后面在厨房间烧菜的家长就聊开了,走时一定会和阁楼上的阿娘打个招呼。派出所的户籍警下地区了解社情,第一站就是烟纸店,开聊前,总不忘先向阿娘问个好。

阿娘十分关爱我们姐弟几个。大姐工作不久,阿娘特意买了花伞和风雪大衣,让大姐上下班遮阳御寒。哥哥比我大2岁,长得胖呼呼的,成绩门门5分,一入队臂上就挂了二条杠,阿娘把他当宝贝宠着。有一次阿姆让哥哥洗自己的短裤,阿娘竟数落了儿媳妇。我从小贪玩,学习不认真,有时还开红灯,戴红领巾后有了一条杠。阿娘总敲打我,叫我好好向阿哥阿姐学习,争取再加上一条杠。阿娘虽有些重男轻女,但对孙女在学校里的进步还是很看重的。三姐选上中队委员那天从学校回来,阿娘特意等在大门口,隆重迎接孙女回家。

我脑海里,阿娘有三句话,一直印在记忆中。第一句,吃夜饭时,阿娘总要反复讲,筷子头少落点,侬阿爹还没吃了!第二句,我烧饭时,她在阁楼里一直要大声叫我,小弟,饭香(焦)了,好压铁板了。第三句,我放学回家路过阁楼,她听到脚步声几乎每次要讲,吃晚饭早了,侬等会来拿几块饼干先垫垫饥!

暮年她眼睛患了白内障后视力下降,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响,楼里似总有她石骨铁硬的宁波话在回响。

阿娘呆在阁楼里很少出去。当时半导体收音机尚未普及,她目不识丁,也无法看书报解闷。白天就看马路上和烟纸店的“生活活报剧”,夜里我们去她阁楼,给她讲学校里的趣事,常常说得她开怀大笑。别看阿娘讲话急,碰到事情,处理起来却有条有理,从不着急慌张。有时二姐陪着小脚的她,乘三轮车去看望阿娘的小姐妹们,她们都说,这是当年阿娘在十六铺卖水果时,与白相人周旋,练出来的本事。

晚年时光,阿娘活动不便了,她仍坚持自己梳头揩身。换下来的内衣裤,也随手洗掉,只让孙女帮她去楼下弄堂里的自来水下,再过一遍清水。平时有个头痛脑热的,只是悄悄吃粒药片,从不轻易麻烦小辈。阿爹每天上班前,去阁楼里请安问候,阿娘即使有什么不舒服,也都说蛮好的,让儿子安心上班。

有一天我放学回家,见阁楼里的阿娘有些心神不定。原来是我外婆病逝了,阿姆正准备赶到静安寺大阿姨家去。当时社会上正倡议丧事新办,提倡逝者火葬。阿娘拉住正准备出门的媳妇说,阿苏(我阿姆小名),我死后千万不能给我火葬的呀!我留了棺材铜钿的。阿姆对阿娘说,阿姆侬瞎讲啥呀!

几年后,82岁的阿娘也随外婆去了。临终前的黄昏,阿爹特意去老西门一家私人诊所,请来医生给阿娘诊治。医生仔细检查后没开药就离开了,临走对六神无主的阿爹轻轻摇了摇头。我看到阿娘倚在阿姆的怀里,痛苦哼着,阿姆正轻轻地抚着她的胸。

深夜时分,阿娘离开了我们。床边是一只饼干箱,只是她再也不会打开饼干箱盖头,拿饼干给我们吃了。阿娘去世后,在她枕头下的一个手绢包里,发现了一根金条,这就是阿娘所说的棺材铜钿。

第二天,大姐拿着金条去裘天宝银楼兑现了百元左右现钞,避免了父亲举债葬母的窘相。丧事在斜桥殡仪馆办得很顺利。父亲还特意在老家宁波的神钟山,为阿娘购置了一块向阳的墓地,让老母亲叶落归根。几天后,父亲搭了一艘机帆船,深夜出发,跨海踏浪,扶棺送母亲返回故乡。

此后,父亲坚持每年清明,返回故乡,祭拜自己的母亲,几十年从未中断。父亲年迈后,我与兄长每年相约,携家人上神钟山为阿娘扫墓。

我们踏着父亲的脚印,每年清明去山上祭扫阿娘。在擦拭墓碑中,似从没感到任叶氏不是她的真名。在香烟缭绕中,宽脸大眼的阿娘不时在眼前闪现。如今,阿娘的相片与阿爹阿姆的相片放在一起,在老宅的立柜上,每天迎着太阳升起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们又把阿爷的遗骸,从丁湾移至神钟山安放,让俩老在神钟山相聚。几十年前,是阿娘与阿爷一起,跨洋过海,把这个家族,从宁波带到了上海,并在十六铺扎下了根,繁衍了后代。

而今,当这个家族的后代在浦江两岸,大江南北,继续奋发努力时,阿娘和阿爷并肩站在神钟山山顶,默默地注视、护佑着他们。这时,阿娘的名字就叫“阿娘”,它比任何一个响亮的名字,更无比地亲切、动听。

岁月悠悠

芦花

■范国忠 文

秋风小跑而来,午后,阳光温润。窗外的撂荒地里,二三十枝芦花,身姿伟岸,翠叶修长,被高高低低略为泛黄的野草严实地拱卫着,像大将军被侍卫簇拥般威武。

这丛健硕的蒲苇,脚下不是沃土,根是扎在瘠壤瓦砾中的。向寒的秋日里,最美的当属它的芦花,银白色羽状穗花,自带光泽,绵白柔韧,迎风轻飏,沁溢着素雅的钟秀和清亮。

在这里的原先是一家大企业,因修建地铁搬走。围墙里面,老厂房渐次推倒,碎砖破石散布于地。北面与一条车水马龙的道路为界,南边与居民住宅高楼紧邻。

围墙是立下大功的,它的铁面无私挡住了熙来攘往的踩踏,不毛之地碧草茵茵,葳蕤蓊郁,在这碧绿野草自由自在生长的福地里,蒲苇与野草,共绿同翠,合着时节节拍如斯。

初秋的风,微呼着,不紧不慢地吹出了蒲苇一枝一枝的穗花,无论是晨光还是夕照,都争着把含金的光线,慷慨地送给芦花,衍化成了团团簇簇的蓬松,芳华惠泽周遭。中午时分,太阳凌空照,芦花上的银光盛不下,往外流泻,瞅一瞅,有些晃眼。

借风摇曳轻摆的时候,毛绒绒软溜溜的芦花,如同一波一波的流水携着银光向前方奔涌,不停不歇不知疲倦,传递着秋天里惬意的暖。

相邻相守相看不厌,它在微风中颔首,仿佛跟老朋友热情打招呼。

不在沃土,没有眷顾,缺乏营养,有着生命韧劲的蒲苇不焦不躁,随遇而安。

窗间过马,不可追。所有经历过的黎明暮色与成功苦难,都亮了人生的底色。

诗抒胸臆

草亭散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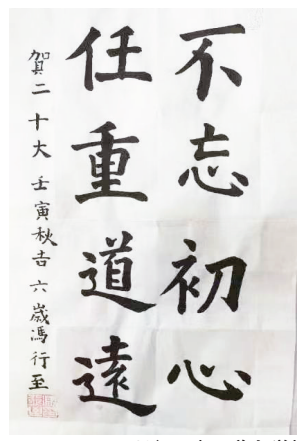
■王养浩

一

碧天飞云彩,金桂飘香来。湖边菊花惊艳开,呼君登亭台。品茗挥毫唱白,七十三载,家国情怀。

二

一阵金风上山来,举目竹海。举目竹海,摩天塔阁浮云彩。一年一度重阳来,登高唱怀。登高唱怀,凤凰胜景笑眼开。



冯行至(二联小学)